

武侯祠（外四首）

故事从庙门开始拥挤  
匾额、楹联、碑林……  
每个字都在倾诉

顺着人流的方向  
阅读喧嚣中失声的历史  
战火被唏嘘声削薄、吹凉  
君君臣臣，是是非非  
在香火中湮灭，又在耳语中重生

脚步依然在前进  
时间却节节退后  
直到所有人退到演义的章回  
在古蜀的屋檐下  
伸手就接住了一个三国

锦里

醉在酒盏中的巷  
被丞相祠扶坐身侧  
泡在盖碗中的街  
在一嗓子高腔中沸腾

街巷流动的每个人  
都有一张三国的脸谱  
解开锦囊，才能读到  
攻心的名字

当月亮从百家姓里升起  
银梭子就在声色中来回  
把锦里的夜，织成一匹  
清明上河图

宽窄

往宽巷子走  
走许多人走的路  
一直走到生活的宽处  
看人间，行色安逸

往窄巷子走  
让窄的巷，遇见宽的心  
直到，步子把光阴走慢  
见云也淡，听风也轻

城厢古镇

青石板上积雨的凹坑如何而来  
方言里未曾提及，抬头  
每一滴雨，都是故乡的云

木凳的纹理何时旧得好看  
独居老人未曾留意  
任由命理与之，严丝合缝

无墙的城池，再也无法抵御  
月光的奔袭  
每一片屋瓦，都被擦出  
思念的伤痕

失语的书院，再也等不到  
敲门的蝴蝶  
门前路人，轻易揣走了  
一把脆生生的书声

凤凰湖

不要惊扰一只天鹅的梦  
鸢尾的紫，樱花的粉  
蔷薇的红，以及针叶杉的绿  
都氤氲在湖水的梦里小憩

你要把步子再放慢一些  
慢过一圈尚未散开的涟漪  
慢过一朵缓缓流淌的云  
慢过一弯轻洒染鳞光的月

慢下来，邂逅一尾鱼的灵动  
任欢喜随它一同跃出湖面  
荡开声响，在静谧中  
划开幸福的出口

卓兮

痕迹（组诗）

诗歌

由一幅壁画想到的  
我已经很久没有坐过火车了  
那些细雨中的村庄  
和枯藤，都已经沉淀。像毛细血管  
运送记忆的血液  
供养我疲倦的身体  
也帮助我从思维陷阱中脱离  
我已经很久没有仔细地  
观察一幅壁画  
可能是一匹烈马也可能是一件外衣  
但现在，我醒着  
它就是细雨中的绿皮火车  
鸣笛声急促地  
划破黑夜  
抵达晨曦中的呼和浩特  
可能我并没有多少机会破译  
它们之间的隐秘关系  
火车，马匹，和米黄色外衣  
至少在某个时间节点  
它们彼此孤立  
像我昨夜酒后芜杂的心绪  
海德格尔说，现象就是本质  
但这并不会是唯一  
诠释显得多余  
如果可能，我多么想  
为每一列火车都披上米黄色外衣

痕迹

我像一颗石子  
已经忘了最初抱定  
怎样的信念  
投身大海  
沉底  
并放弃重见天日  
我也从来没有奢望过  
沿着海岸线  
吹风的人  
能够在某一天  
懂得  
哪怕只能溅起

马泽平

和长安的灯一起失眠

黎明

深夜三点过了，我的眼睛  
还和街灯一起睁着  
我在高铁上翻过巴山蜀水  
穿越八百里秦川  
第一次来到西安  
朝我走来的是唐诗的烟柳  
大雁塔的霓虹  
只是没找到醉卧长安街  
李白

晚上在太白饭店吃酒  
不知道为什么  
一举杯便邀来明月  
明明是一桌饮食男女  
却饮成了三人的孤单

在华清池宾馆入住  
洗澡，拧开水龙头  
像天上来黄河之水  
将我泡进史书里  
一泡就是一千多年

香浓（两首）

都河

葱姜炒螃蟹  
螃蟹相信横着走竖着走都是对的  
这块土地上没有谁能挡得住  
没想到这一回似乎有些失算  
被不起眼的葱姜挡住了去路  
并且教育螃蟹要讲规矩要听劝  
一句老话就是耳朵要能进油盐  
螃蟹听了最初的反应是不吃这一套  
可是左冲右突还是不能过去  
灵敏的鼻子差点还被葱姜呛歪  
螃蟹想想好汉不吃眼前亏  
暂时放下身段与葱姜玩忽悠一下  
正当螃蟹和葱姜打闹玩得热火朝天

一小朵浪花  
那也是  
生活  
馈赠我的  
我以数十年炼制  
还给大海的  
一枚舍利

腾格里沙漠深处的黄昏

迎着落日沿公路入腾格里沙漠腹地  
是远行客眼里唯一幸福的事  
沙丘舒缓、均匀、沉稳  
像长生天盖在  
独子戈壁身上的一张毛毯  
几处水泊孕育着疏朗的草木  
要是季节再深一些就好了  
它们已经做好准备  
佐证万物都有坚韧生命力的  
古老命题  
要是黄昏再深一些就好了  
夜宿沙漠深处，就能等到星群  
点亮阿拉善的穹顶  
我只是因仰慕戈壁辽阔的胸襟而来  
我所有的等待  
都只为暮色中那些细微的声音  
我必须把身姿再放低一些  
胸膛贴近戈壁  
才能听到汹涌的潮声  
向着一个中年男人内心  
日夜奔流，永不停息

致——

如果可能，我愿意我们回到陌生  
两个人在长长的走廊重新相遇  
像火烛轻轻晃动一帘夜雨  
如果可能，我要请你再穿一回  
花格子衬衣，我还处在懵懂的年纪  
心柔软而又干净  
像一小块，反光的玻璃  
这样多好，故事才刚刚开始

把自己泡成出浴的贵妃，摇曳生姿

在床上翻来翻去睡不着  
翻过去大雁塔的钟声敲瘦了  
长安古道的蝉嘶  
翻过来是兵马俑的刀光剑影  
淹没了一曲《长恨歌》  
余音绕梁啊  
月光踩着平平仄仄的韵脚  
深一脚浅一脚地  
照亮昔日唐朝，高一脚低一脚地  
踏进如今盛世

我和长安的灯一起失眠  
灞桥的烟柳向我招手  
驿道的尘烟向我挥别  
少女的柔情让我断肠  
侠士的义气使我长啸

我不知道为什么睡不着  
闭上左眼便是北风萧萧

一只锅铲三下五去二把它们  
全部铲进了早已等急了的菜碟

酸辣子炒小干鱼

谁安排了酸辣子来上门成亲  
欢喜得小干鱼热泪缤纷  
离开鱼塘的小干鱼知道  
自己再也回不去了  
真正是四顾茫然举目无亲  
其实小干鱼在鱼塘时就怀有梦想  
它常常望着鱼塘边的辣椒走神  
辣椒地里的小尖椒格外翠绿俏皮  
想想都禁不住心旌荡漾

亲爱的人哪  
我还来不及，问你的名字

想起一个喜欢登山的女人

你傍晚从哪座山上回来  
头顶可否飞过几只灰鸽子  
鞋底有没有沾到碎草和泥？  
我也想过，和你一起做几件事  
隐秘而含蓄  
好像是爱情，又好像什么都不是

黎园

椅面干净得不染一丝灰尘  
落叶已经黄透  
软软的，像地毯，从一条石凳  
铺向另一条。  
阳光挤过几缕枯枝  
均匀地洒在落叶和椅面上  
安静极了  
像是几千年来，  
一茬茬的更迭和交替  
从不曾波及这里。  
像是展柜里的一幅静物图  
一个贤淑女子  
等待薄而脆的玻璃物件  
突然跌落，发出轻微的响动。

那些被物主选中的人

在地球的另一个角落  
阿切人和布须曼人  
穿过莽原，草丛，穿过狂风暴雨  
步行十几英里  
寻找那些愿意和他们交换  
积攒起来的故事和新闻的人  
他们愿意花上几个小时  
述说家长里短  
可能这并没有什么意义  
但他们依然热衷于  
不知疲倦地  
穿过莽原，草丛和狂风暴雨

号角凄凉  
睁开右眼就是厮杀阵阵  
斑驳了斜阳  
我没有乘着得意的马蹄  
一日看不尽  
昔日长安的繁花

我不是乐不思蜀  
而是独在异乡为异客  
和客居在长安的杜牧  
一起去华清宫填写绝句  
也和杜甫在一首《月夜》里  
想念鄜州的妻儿

而如今，回首夕阳红尽处  
长安已远去  
呜呼，秋风生渭水  
失眠的落叶像我三千尺白发  
飘满长安  
而我日夜相思的美人  
却在灯火阑珊处

听说经历酸坛子洗礼的  
小尖椒更加酸辣逗人  
小干鱼在睡梦中把自己笑醒  
其实酸辣子对小干鱼也充满深情  
辣椒地里的小尖椒  
望着山塘的小鱼儿也发呆  
实在身不由己  
有时就让自己的投影跳了下去  
现在小尖椒已成熟成  
酸辣子水灵灵的  
姜蒜酱醋的喜乐队鼓瑟齐鸣  
酸辣子小干鱼的结合  
招来远远近近的嘉宾喝彩